



識遺卷第五

古羅羅壁

秦後六經 易象物 四經合一之始 禹事舜

縣邑 泮水辟靡 漢儒言禮 士異

息二訓 南兵 處置兩得 隨時救時

地理 衡 鬼鬼

秦後六經

經焚於秦易以下筮獨存孔子言詩三百一十篇詩

亦全書 漢藝文志謂也 以侑 燕饗春秋皆無漢吳章句有因流 入蓋歌詩

傳者浮丘伯受詩於魯申公申公高祖初人則詩傳漢興矣后蒼為高祖定章程而蒼脩春秋左氏傳則書亦出漢初二書今次序連貫亦全書也尚書初出伏勝口授繼出孔氏壞壁頗多殘闕禮則傳自高堂隆今之儀禮也逮河間獻王好古構求先秦古書得古經五十六篇並科斗文字梁沈約因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摭拾遺文斥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擅弓殘雜學記出毛生

王制出漢文博士今祖二戴文宣帝時人若周禮漢文侯樂人竇公首獻周官大司樂章他如汲冢云武帝時出自山嵒屋壁成帝時劉歆校書天祿閣始列上其書漢興六經未歷如此考秦焚書之歲至高祖之興僅十六年書雖萌芽而挾之書律未除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後斯文始暢但遭秦火後儒於經各有餘論繫辭著子曰字歐陽公謂非夫子親書必後世講師所增乾卦亦兩漢藝文志謂尚書有張霸之偽唐李漢亦曰唐以來言左傳非丘明者數人

朱文公析詩序各置謂序語多與詩背按後漢衛宏序則但小禮記則古今議其雜周禮劉歆列上之時序出毛萇包周孟子張林碩何林已不信為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穎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叙諸經各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興夫逆為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及魯刪

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即孟子生戰國周室猶存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已有其詳不可得聞之答一聖一賢禮樂所宗周室無恙時已莫可攷而謂秦焚後周公禮書粲然完備如此吾不信也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書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興行自相矛盾乎又左傳論孟皆晚周書三經於易詩書多見之援引胡俱無一語援周禮耶朱文公亦曰左氏記周公

考甚詳曾不及府吏胥徒周禮沒緊要事亦甚多而畧不見之他書果出自周公當是草定未行書

又參二禮語意相類處不一其出漢儒無疑但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經而中用字亦奇歌子嘗從揚子雲學奇字也

### 易象物

易變易也多象物明理書名易舊說象日月取陰陽變易為義日月更晦迭明蓋變易之大者陸司農推之物理謂象之義出於象象之義出於象疑象名茅犀訓羊面小角知幾群出交廣土人謂之猪神象身具十二少肉亦能知吉凶陰陽易之義出於

易東方朔曰非守宮即蜥易是也秦晉西夏名守宮又名蜥刺易南楚名蛇醫東齊海岱名北燕名祝挺蛇形四足色變不一字象形曰守宮者博物志云以朱射之色變赤擣以志女人終身赤不滅偶則落故曰守宮名此蓋以陰陽構合則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龍亦象物之變

### 經文合一之始

周易以象象又言分配卦文之下始費直孔達父如空弼尚書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國毛詩以序各冠章首始萇

春秋與左傳合為一始杜預

禹事舜

堯使鯀治水鯀理洪水汨陳其伍行復以命禹禹胼  
手胝足之不憚將以蓋父之愆也及鯀殛死禹為鯀  
子以情義處之縱無說以全其父疑亦不愆於其親  
者雖鯀以罪殛禹無可辭但人子之心欲處之而安  
當以去之為得或曰舜不以鯀故廢禹公也禹若為  
鯀故弃舜私也聖人天地之為量不可以私心窺也  
愚謂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倫不可昧孔子曰食夫

稻衣夫錦女安則為之聖人處事但欲求之心而安  
挑應問孟子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以棄天下  
猶敬屣蓋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義  
有重於得也噫禹吾無間然矣父子大倫也聖人當  
有說以處

縣邑

縣邑二字古不通稱不同制周禮曰四井為邑四甸  
為縣鄭玄注縣方二千里縣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  
百里曰縣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謂縣方十里

禮記左傳注邑皆四井但傳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請  
制曰品邑也凡以地著皆稱邑鄭人以隨 蓼伐楚  
闕廡曰日虞四邑之至也與夫散邑之類國例稱邑  
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日邑則初無四  
井限也若溫欒豹之邑范文子欲之曰溫吾縣也昭  
五年傳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史記言晉六卿欲弱  
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  
為大夫則縣邑在春秋已 混戰國秦封衛鞅商於  
十六邑按商於為弘農縣名則鞅封邑持弘農縣六

十四井地爾周亡報王獻邑三十六于秦武公嘗謂  
楚令尹子昭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竊疑  
亦四井之邑班固漢史剖析尤明漢書高帝曰沛豐  
邑中陽里人應劭注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師古注沛  
者秦泗水屬縣豐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關使人與  
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六年令天下  
縣邑城師古注縣之與邑皆令築城十二年上繫黔  
布還過沛及去父老空縣皆之邑奉獻縣邑在漢初  
實為二意其時井邑之制猶有存者按商鞅變秦并

諸小鄉都邑為縣縣一令而古制盡亡詩書言夏  
邑商邑豐邑易曰改邑黃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論  
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師古訓聚邑是已指人衆聚  
居處言之韻釋郡者郡聚也縣者懸也懸於郡之謂  
縣縣繫於郡秦制明矣左傳哀二年趙簡子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古縣大于郡而郡名亦不始秦又參上古先王惟以州統國尚  
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玄注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  
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國為屬十  
國為連二十國為卒二百一十國為州禮記王制亦

曰州建百里之國周禮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  
有分星鄭玄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國各有限域是  
公侯伯子男之國散布九州之間而州大國小也故  
黃帝畫埜分州言得百里之國萬區易稱先王建萬  
國書言協和萬國以見古但九州十二州而國則無  
限也周衰列國轉相吞滅國之大者遂連城數十戰  
國通天下為七國於是國之名大於州秦懲封建折  
國為郡古三十六漢晉以來遞變而小之復有郡國  
之號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謂國者并所統州郡名之



泮水辟廱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為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泮  
泮之儀僅第二章內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  
水果為學校作則當鋪張黌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  
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才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  
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王制曰  
天子辟廱諸侯類宮蓋謂環水為天子之學則泮水  
為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  
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等語

其實漢儒本釋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  
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通牽諸  
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  
小序俱不以泮名學鄭玄禮記注曰類者班也所以  
頌政教竊謂釋為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落成  
事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舉甚宏不然何必  
事事自學出也玄又謂先賢指辟廱宗廟亦非蓋廟  
為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為饗焉射焉囚俘截耳瘡痍  
流血黷慢甚矣此皆非參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

廳外圓內方明德當廣行當方蔡邕明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實辟雍雖明而於泮水則礙皆禮記之說拘之也故致堂嘗疑泮為廟詩八章戎事居三非學明廟則飲酒誓師俘囚琛餼施教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躓慢之弊且謂辟雍亦非學辟居也雍和也詩靈臺言辟雍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鼗鼓鍾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

余考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季政商季曰瞽宗古之季者春誦夏絃凡經着季事多與樂相闕漢初未設季士與講偕者令隸業太常故知古樂季為一致堂似未詳文王有聲言鏞京

辟雍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又上章曰皇王維辟辟為居無

疑釋者例以辟雍為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按先儒

為環水謂壁体外圓內方水繞如壁然故辟以壁得義因振鷺于飛于彼西廳指廳為水澤不知居名辟義又鄉先達魯寶潭士能嘗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

如何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頌僖公亦誤矣又參闕宮詩其曰魯侯者指伯禽曰

魯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為頌伯禽詩

漢儒言禮

漢儒言禮多不近人情喪哭一主於哀而已禮記曰  
各哀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總麻  
衰容可也釋者謂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  
容也夫哭而為折聲餘聲是意不在哀因哭為態也  
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啼皆區分無義賞  
罰當功罪而已喪記曰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  
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夫刑罰不較功罪而辨先

後其說已繆至但論爵列尤不通之甚又曰事君大  
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尤非所以為教若 養老詩  
述成王養老乞言之禮曰肆筵授几酒醴惟醑又不  
然厚其祿賜如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足矣今記曰  
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着冕持干  
而立此直委巷之談宜乎後世行之惟艱也

士異

禮記王制言秀士選士造士進士選士造士皆秀民之日周禮言上

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則皆爵名鄭玄注上士三命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曰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小宗伯之職賜卿大夫士爵則儼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王制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周禮士列府史上蓋府史只庶人在官者而士則受命也士受命則有祿代耕諸侯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陪下士食十八大上士陪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士爵許嗣也檀弓著

魯縣貢父死莊公誄之曰士之有誄自此始則士死可諡也故經言士皆軼庶人一等執技者不與士齒漢爵一級曰公士皆爵命之士非特秀民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以才堪任事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推一知十為士漢食貨志曰學以居位曰士詳三士漢志爵命之士說文秀民之士白虎通堪於任事之士後世兵曰戰士技曰術士老曰道士盡皆堪於事之目也若虞書司寇曰士師周禮六士主獄則士訓察

息二訓

消息之息讀者多以正訓息余考訓有二經中如易言不息則久左傳繼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皆訓止周禮保息六養萬民孟子日夜之所息與夫孳息生息蕃息皆訓生漢史高帝紀呂公曰臣有息女顏師古注息生也史記貨殖傳亡者取倍稱之息陶朱生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庶民農商賈歲率萬息毋監氏出指千金貸其息十一宣帝紀刑者不可息三代夏以十三月為正息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周以十

一月為正息孔穎達曰達陽生為息江陵國志舊地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如狀牛馬之經夕如蓋土之息生不窮也息訓生與消字及正適等

西北豪傑所產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道化行於汝墳江漢詩序曰化自北而南也邵康節以地氣自北而南別天下治亂豈南非持不能北且不可北也昔人言出粟東南募士西北蓋謂西北風氣豪傑所鍾然春秋吳楚抗衡上

國項籍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士  
喋血單于庭赤壁周瑜勝曹操淝水謝去勝苻堅栢  
温入洛走姚襄劉裕縛姚泓俘慕容超陳慶以取河  
南皆未聞資之而北但南人進取之志不立總國于  
南便以江淮為限界荆楚為門戶講守國之計而已  
如孫權赤壁晉室淝水劉裕廣固洛陽俱未嘗用破  
竹可乘之勢而摧破操即止晉退堅使還劉裕且棄  
已得之長安或謂中原易取難守不知祖逖終身有  
雍丘宗澤與汴為終始岳飛恢復不已金至役檜死

之張德遠沒身主戰名動殊方觀此則敵之勅者不  
專北也劉表坐據江漢無四方之志曹操得以窺之  
漢高即封南鄭前史謂南鄭險如天獄而高帝曰吾  
意亦欲東爾焉能鬱鬱久居此乎卒滅項羽蜀荆耶  
曰漢祖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者  
以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亡也賈復亦曰天下  
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故圖堯舜而  
不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而不至者柏文是也前世  
豪傑如此惟周公瑾諸葛孔明張德遠而公瑾天不

假以年孔明用蜀或謂不當棄荊州蜀險可以自固荆  
原收吳楚之便張德遠則壓於主勢不振也抑余考李陵隴  
人祖述陽人項籍劉裕劉牢之俱彭城人周公瑾  
舒人張德遠成都人岳飛鄴人獨宗澤婺女人凡有  
志事功多產西北大槩兵無彼此將有勇怯同一趙  
兵趙奢將之則勝趙括將之則敗同一燕兵樂毅用  
之則破齊騎劫用之則為齊所破所以料敵者料將  
不料兵不畏兵多而畏將武

處置兩得

處事有任理而行成敗聽之于天者有苟一時之安  
成敗徐為之圖者有不擇利害不量彼以成敗付之  
幸不幸者余謂付之幸不幸無所處置者也苟一時  
之安強於處置者也任理而聽其成敗膠於處置者  
也若姦雄睥睨之秋及側危疑之際膠則失於知變  
強則不免遺禍幸則存亡立判欲我不失體彼得無  
詞最難兩得嘗讀史數事今請裁以已見然後知古  
人不可及唐聽宗即位銳意除藩鎮憚其威滯青節  
度李正己願獻錢三十萬蓋嘗朝廷也德宗欲受恐

見欺不受又逆其未意時崔祐甫為相請遣使就慰  
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獻錢頌之使人戴土恩又諸  
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則正已大惧宋真宗時西夏  
納款因言國饑乞糧百萬蓋借恤災覘宋也時王旦  
為相請具京師詔彼自遣人未取夏去汴懸隔自取  
得不補失矣西夏得詔稱朝廷有人後元昊復判將  
納款先令貴臣野利以書通朝廷朝廷復書議所以  
稱或請名以太慰龐莊敏爭之曰大尉國之三公侍  
陪臣以此待元昊將如何今野利書未自稱 今此

其國之官稱也依此稱之足矣

宋初與契丹講和或言稱此朝王叔公乞

只稱契丹

紹興中韓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張俊部

趙密一將為助俊疑世忠吞已拒命不分時趙鼎為  
相榕御前楊沂中一將助世忠而抽趙密入衛俊遂  
無辭又時陳規守德安盜李橫圍城不解久乃假乞  
糧覘規子之繼又指名索籍妓妓雖末節而大體辱  
矣規命斬妓首付之橫大沮此於古人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雖不相似然執小義妨大  
權王通以為皇之不極則指一人活千萬人亦權變



之機殺一賤妓而名流於敵豈無可疑近時孟無庵  
珙師荆房將某叛事頗彰著會卒白某者請帥府發  
其姦無庵集佐屬議或請發兵或請招安無庵聞發  
兵語一笑間若何招安又卒無善策明日無庵自批  
斷云白某敢誣守將實犯階級斬首送本軍號令然  
房州激此必錢糧不敷幫給不時令於制司支錢米  
若干本下軍溲犒一次卒首五房叛將大安溲犒既  
行士皆雷動越數月蜀有警調房將去援因移其兵  
權置法焉廟祀卒于房追錄以官賞其妻于不煩干

戈坐消一城之變時應山李庭芝參其幕言無庵不  
惜一人之命以全千萬人之命旨是帥才余聞之應

山客劉清臣

隨時救時

宋紹聖間陳了翁有隨時救時之說當時童蔡用事  
偏王安石一切是熙豐鄙元祐而宗元祐者多正人  
了翁與選舉前名盡取是熙豐者而是元祐者率錄  
于後由是正類得獲選亦不忤當國者之意了翁因  
曰隨時所以救時也因思魯人獵較而孔子亦獵較

東漢諸君子疾官宦如仇而陳寔獨弟張讓王敦叛  
晉而溫嶠繆綜其府事諸武易唐為周而狄仁傑肯  
為之臣大抵了翁意也方新法之行康節門人欲投  
劾而去康節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明道知安石  
作不順人心事而肯為其條例司此豈計從容後福  
哉故論當時黨禍皆衆君子激成大賢之見直不同  
莊子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達之入於無疵又曰就之不欲入  
和不欲出二語尤有理王臨川云邵公之不抗不失  
為周公之同孔子之諾仕不

害為陽貨之  
異亦此意

### 地理

山川之氣鍾於人經中惟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二  
句云然近代朱文公於事莫不裁之以正折之以理  
獨於尋地不斥不泥採其說則謂道路所經耳目所  
接人有欲住不可往處及聚落有宅舍使山水環合  
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父祖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  
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公蓋即顯明幽也余竊  
謂山水清濁鍾於人關於土地大氣數不專一隙一穴

之是非也如燕趙多奇士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西北  
嚴凝人多勁悍東南溫厚人多文麗古今皆然特人  
稟賦有厚薄功效因有宏窄爾若必期力致恐無此  
理不然郭景純輩當至今昌榮也况人死形神相離  
自身之枯朽且不保又何緣能蔭及生人乎古人審  
吉凶便營建其稽之下多為居止為葬卜獨孝經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一語蓋居止乃生聚所在決須環  
合則和氣凝固譬猶飛鳥巢林在枝葉稠密處雖風  
雨飄搖而不墜若寄命踈薄則覆卵闕巢不免矣所

以古人不必泥葬地各有深意

禮記王制言墓地

不請鄭玄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周禮地官曰族墳

又曰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至公墓則家人言先王之

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

居後

禮記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及葬于周注

夫于九原注九原晉

則古葬有定位不得擇吉凶為

去就也唐呂才叙葬曰援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

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

葬戊午曰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

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塌不毀則日中而塌子產不  
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北兆域何常處  
是不擇地也隋文帝葬后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齊  
主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  
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司馬溫公曰  
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自太尉池公父未  
始有棺擲則不及擇兆可知矣揚誠齋曰京仲遠上  
世皆火化並無墳墓每遇寒食望祭江干而仲遠不  
害為宰相又與李侍講書曰郭景純書出自東晉然

已前之葬何限而未嘗無富貴洪容齋曰景純葬地  
能預知水之為陸胡不能預知凶而改吉免死於王  
敦之非命乎胡 庵與羅尚志書曰九經十七史並  
不說富貴壽考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  
生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也俱逢六合禮記  
曰我死擇不食之地而葬之不云擇陰陽向背也觀  
此則親死不葬必期卜吉為富貴利達之資者其  
惑可笑

寸丈尺引為度龠合升斗斛為量古人以律制器皆  
自黍積而十之十而衍之度量咸同惟衡以二十四  
銖為粟商為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初不以十數拘  
按劉歆說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十二銖  
為二十四銖故兩之得名十二銖倍之也二十四氣  
之象也十六兩為斤四時乘四方之數春夏秋冬子  
午卯酉寅甲  
巳亥辰總三百八十四銖備六十四卦金畫也三十  
斤為鈞一月之數總四百八十兩六甲一周三百六  
十日半月一節摠  
八節計一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四鈞為石四時之數  
百二十日

總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衡之制數亦精矣若  
銖兩斤鈞之義銖者惟細可殊異也兩者兩十二銖  
而名也斤者名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權主智智流  
動於不均衡主禮禮齊一故不易

### 鬼鬼

左傳鄭子產論伯有之厲曰人生始化曰鬼陽曰魂  
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精爽至於神明先儒釋鬼  
附形之靈鬼附氣之神鬼靈謂如耳目視聽手足運  
動聲音啼呼一鬼具一靈也鬼神謂之精神知覺所

以使之視聽運動啼呼者也故鬼白也體質具而各  
明白也鬼芒也氣呼吸往來芒動也人生位高權重  
者為其稟氣強厚儻死非正命必有未盡之數不散  
之英蓋鬼雖死而鬼不散憑依為厲容有此理故傳  
者於韓原之戰秦獲晉惠推以為申生之厲晉景疾  
在膏藥不可為推以為殺趙同趙括之厲後皆益  
以得請于帝之語余以事理推之神怪謂必無不可  
青天白日和平或為疾疹苦楚怪何嘗無抱朴子  
長而蒼麥枯為冬宜凋而竹松茂為盛陽宜暑而夏  
或涼極陰宜寒而冬或溫皆物理之變恆不常者也

故雙峯饒氏釋子不語恠力亂神章謂此等事謂有  
則無從執着謂無則陰陽變化造作百端故聖人只  
不言此論近於人情但如左傳必事酬報又似太神  
况伯有死於帶段實子皙之謀何伯有之厲不報暫  
而急殺段申生之縊實驪姬之譖同括之死亦莊姬  
之譖何不報二姬而仇晉惠春秋臣弑君者三十六  
而不聞報其臣比干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而不聞  
報其君故左傳之失也巫曾室潭嘗謂宋之制体粹  
以漢唐曾無逆天害人之  
事而靖康太宗之後德祐理宗之後俱為北狩乃有  
漢唐所無蓋方太祖癘危屏人獨召太宗已而太祖

以柱斧擊地好為之獨影下遙見太宗若為遜避之  
狀故曰疑太宗殺太祖理宗居潛濟王已位青宮及  
寧宗大漸文彌遠復授立理宗濟王遂不得立死或  
者二宗殄祀猶罰晉弊鞅之說太祖濟王亦有請帝  
以報之理余功謂太祖親老親仇報不應遲之凡世而  
濟責亦當首洩之弥遠親老親春翁舊嘗將太祖柱  
斧遙見之疑質之上高陽蘭坡先生起莘坡謂江左  
宋齊抽殺同氣者後皆不昌太宗果爾不應其後八  
葉天子且多令主治且幾二百年但即位後德昭德  
芳俱不得其死又受天下於太祖更不還其子孫以  
天下則太  
宗之失也

識遺卷第五

識遺卷第六

古羅羅壁

闕疑

讀書致用

先天太極理

腊臘異祭

井田

牛耕

卜決疑

佛入中國

豚犬斥子迂闊

祭求陰陽

周公瑾

司馬懿

事非智力所及

史記世繫

闕疑

宋儒釋經高出前古者以不襲漢晉以未訓詁舊脚  
迹及溺於識緯巫怪之說考其同異正其訛繆析之

以理然亦有過處寥寥千古焚於秦雜於漢所謂六  
經多未全之書是也而必證三代之是則幾於鑿獨  
朱文公嘗著闕疑之說蓋夫子作經贊易自伏羲而  
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文而下脩春秋自柏  
文而下南陔白華孝子之詩華黍崇丘由庚由儀歲  
之詩有其義而亡其辭漢儒皆缺不錄  
典有五而逸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皆就其可知  
者錄之左氏志怪頗多春秋門於人事則書論語第  
子記善言於鬼神曰敬遠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於死生曰未知生焉知死與夫罕言命凡茫昧不可

知者不究論也子貢號明敏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皆不以臆說強通為學顏閔聖門  
高第可法於後世只是不遷怒不貳過簞瓢陋巷不  
改其樂與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非是常人全所不  
能者故聖人訓戒有多聞闕疑不知為不知論皆曉  
人以平實之學孟子七篇之書雖多援古而述堯舜  
之道曰孝弟而已正敎齊梁不出仁義二字及論古  
制則但舉其槩勝問井地曰此其大略也北宮錡問  
周室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論詩曰以意逆志



論書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皆就其可據信者述之  
所以詔萬古為法言史記漢儒採取於坑焚之後繆  
妄固多然疑而未定辭例曰蓋曰或如舜葬蒼梧蓋  
三妃未之從也周公蓋附孔子蓋寢疾七日而沒繫  
十三卦制作皆云蓋取諸其卦孝經論天子諸侯之  
孝皆曰蓋至士無人之孝獨指之日此釋者例謂蓋  
為疑辭劉炫曰蓋猶棟樑也劉欣曰蓋者不終  
盡之辭皇甫侃曰蓋者畧陳如此未能究竟也魯人  
或謂之齊衰或曰大功誦可也之類皆疑辭緣周衰  
禮壞雜以諸侯僭制故耳日近事亦不敢指的為論  
而况妙出人事之外者乎後之學者穷天地索鬼神

辨風霆嘗古始皆未達聖人闕疑之旨也莊子曰天  
地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鄒衍著書推天地未生及海  
外山川之事揚子雲曰迂而不信司馬公闕後生為  
學便高談性命歐陽子曰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  
而闕所不知慎所傳之惑世也朱文公於易有疑亦  
謂上無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資於人事之訓戒何  
必苦心極力以求之斯言足敬言談玄索怪者矣

讀書致用

胡致堂曰人主讀書與經生學士異經生學士則尚

辯疑解惑使傳授不差人主之書則在致用然天生  
人才以維斯世讀書致用不特人主當然聖賢述經  
之精義無非鳴道之大略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又  
曰君子事之為尚古人之學無所不講聖門弟子必  
以四代禮樂論學詩必責其使於四方而專對稱許  
子路冉求各曰從政周禮六德六行外曰六藝伊尹  
樂堯舜之道曰堯舜君民先儒說伊尹樂堯舜之道  
之體也明德親民協和萬邦平章百姓思溫恭允塞道  
堯舜所以治唐虞者尹耕莘時盡講究未故出便能  
以天下自任升于之卒則兵法具季玉臨川謂古黨  
庠序之教與禮樂致刑士素講其精故皆足為天下

國家用苟不可用天下國家者不教也如射御亦男  
子事苟無疾病死有去射不學者也故季校以射祭  
祀以射賓客以射凡禮樂俱寓以射故居以射為大  
出則將大軍比問族黨之稱皆伍兩率旅之師後世  
惟以為無賴者之任而季士大夫輕眊之乃獎精神  
於課試文章及肆於位始卒然實以天下之事故平  
日之教祇以壞事慈溪季記文謂古御射飲酒合樂  
尊賢勞農因戰等事皆寓之季亦是平日習士以政  
擬他日之用不又嘗推之欲夔稷契生文字僅有之  
世雖無書可讀而堯舜稽古皆以多言善行為萬世  
法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其書非直言語也張子  
房地上一編顛羸蹶項諸葛孔明讀書但觀大旨馬  
伏波以授詩不能守章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隋

蘇威曰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而數君立節皆不同  
宋趙晉二代相業各用論語之半蓋昔賢各知用書  
之要不在徒為章句也故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  
適時不專泥古然後為善讀書論語說安昌侯張禹  
授祿保位中庸稱天下胡公乃後世託經文姦莊子  
所以有詩書發塚之議也若近時理學諸賢於心性  
功功究論又未免有芻狗事為之弊儻不經世與記  
誦詞章均為無補故書益多效益寡

先天太極一理

先天圖總六十四卦為一圓圖先儒以為心法也玩  
圖當自心始圖中心白大極也其外左陽畫三十二  
右陰為三十二兩儀也又其外十六陽十六陰相錯  
為四象也又其外八陰八陽相錯為八卦也又  
其外八方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  
十四而卦備圖成矣明道謂加一倍法者此也朱文  
公謂本是小變成大到大處又變成小小變成大  
者中心白圈積成大圓圖是也大又變成小者圖成  
而六十四卦備一卦只管一事是也故曰只是箇盈

虧消息之理小則必大大則復小也康節玩圖每事  
怕大盛事看得此理透濂溪圖太極只是散布先天  
圖法明此理其上白圈先天中心太極也其次黑白  
相錯也圈白陽動黑陰靜兩儀也動中有靜靜中有  
動曰動靜互根成四象也又其次木金水火土各以  
圈布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坎離震兌包乾坤艮  
巽而成八卦也其下二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  
化生者八卦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  
為六十四各正性命之象也先天圖是會萬為一太

極圖是散一為萬是或一理也周子察先天精故圖  
太極妙近時興國馮億可說二圖最明其辭曰先天  
圖心學也太極圖性學也先天圖總萬為一以為天  
地造化萬物萬事皆主於心太極圖散一為萬以為  
天地造化萬物萬事皆攝於理惟其總萬為一也故  
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統體一太極其在人則心  
之謂也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是  
也惟其散一於萬也故二氣五行乾男坤女萬物化  
生物具一太極其在人則性之謂也所謂天下無外

性之理而性無不在是也然而心外無性性外無心  
是或一道也是故理無與於象而觀象則可以明理  
所以有貴於圖也先天圖之為象也如衆星之麗于  
天而共辰也如三十六輻之周于輪而湊轂也如萬  
矢之圍的也如群材之聚於根萬而一也太極圖之  
為象也如木之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也如水之源  
而派派而流流而委也一而萬也人能觀先天圖之  
為象而得此心之所以為心則居中而運四旁處靜  
而制群動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生在彼而乾

坎坤離震艮兌巽之體在我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  
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心之為也人能觀太極  
圖之為象而得此性之所以為性則無有不備無有  
不善無物不具無時不然陰陽五行萬物万事雖紛  
紜乎無窮而健順五常人倫事物之理莫不為之管  
攝所謂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此性之為也二圖該說心性理既明備圖亦粲然為  
名億兄弟皆第進士開慶己未悉成於兵云

蜡臘異祭

史記秦惠文王十年初臘鄭康成蔡邕因謂臘即周  
蜡祭和峴亦曰蜡者臘之別名余考玉燭寶典云臘  
祭先祖蜡報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  
勤動而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  
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唐貞觀初丑  
蜡百神邠祭社稷辰臘宗廟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  
宋初蜡臘猶分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用戊日豈以  
先秦無臘準古只當蜡一祭乎

### 井田

周末開阡陌罪商鞅又謂秦并天下李斯盡壞六國  
井制然鞅特秦一國之佐爾而魯稅倉畝鄭丘賦滕  
使畢戰問井制孟子說齊梁制民之產則諸國井制  
俱紊難專罪鞅也其實盡壞又不起斯也近代儒先  
如伊川橫渠皆嘗有志井田然葉水心謂其法繁密  
非一世可行自黃帝至成周封建制定諸侯皆家傳  
世守畎澮溝洫民守而田之故歷唐虞三代如一日  
後世郡縣制行吏且數易井制能一朝定乎孟子言  
夏五十  
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朱文公謂  
先王量理天下畎澮溝洫具有成制若五十更為七

十七十更為百畝則古制盡卒豈不勞擾故疑孟子言難據又况地有肥瘠不等倘一拘於五十七百畝闕狹定豈不偏頗又上古田在官今行井制須

奪民田歸官然後貧富可均人情能保不騷然乎魚畎遂溝洫環田為之地之不得耕者甚衆今世大陂長堰因高為原視便陰波及千頃較彼不為徒勞乎上古生齒未繁計口授田猶或可給後世生齒日衆設遇歉歲官廩既空廩盡啼飢猶自不免在官之田能徧給乎按今中原陸居多詳禹貢除荆揚外無非陸田冀曰厥土白壤兗曰厥土黑墳青曰厥

土白墳徐曰厥土赤埴墳豫曰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梁曰厥土青黎雍曰厥土黃壤獨荆揚曰厥土惟塗泥釋壤者曰土無塊釋墳者平起曰肥則七州土皆高肥獨荆揚塗泥可為水田又參經言黍稷多於禾稼兵食俸給例以粟計周禮職方氏別九州亦荆揚專言稻餘州別諸種色則中原水田無幾蓋異荆揚而禹貢一書千古地理之證也但溝遂澮洫費地既多致水又勞不知古人何樂此也想明井畫外因早備爾

牛耕

古以牛引重任戴次則供祀六經載祀外無言牛服耕者周禮牛人掌養公牛以待國用政令曰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亦不及耕蓋古人尚耦耕耦者人力兩相佐助共發地通畎故長沮桀溺耦而耕詩曰十千為耦千耦其耘禮日以歲時合耦興耨賈公彥禮疏謂教民牛耕自漢趙過始按過為搜粟都尉創代田之法始言用牛犂二年犂三人但余考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牛釋耕周末已

然似不始漢也

卜決疑

近代五易者三家而各不同康節易主數伊川易主理晦庵易主卜筮易經義文周孔四大聖之筆後世陰陽占驗之書有易似者表三代而上事之神者一倚卜而亦不專徇焉舜傳位於禹首曰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氏釋志定然後卜故必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言龜從筮從必曰卿士從庶民從又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是人



已之意見合復假卜筮斷之乃古人審重之至也周公都洛決擇於瀍澗東西亦是宅中之志素定而瀍澗東西則審爾衛文徙楚丘升望降觀始曰卜云其吉皆非卜而後居也所以卜但曰決疑莊子史記述箸龜之神皆數百言至備述見夢元王之事而莊記仲尼之言曰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工鑽無遺策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其神龜無幾矣漢武聚占家問其可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大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至以狀聞吁已見人謀之不詳而款一倚占候鮮不惑此褚先生所以拳拳於日者後也

###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未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宮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

道人則前漢時佛流中國矣况帝事四夷拘醬竹杖  
猶入王府又方事神僊佛以超度為術張騫輩肯賤  
佛書乎劉向列僊傳序言僊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  
十四人見佛經向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  
經矣向又曰余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  
父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  
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  
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光武閉玉門謝西域  
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迎而後有耶通鑑著其  
始於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固  
特本西域傳表之耶

豚犬斥子

豚犬斥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  
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  
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  
與酒一壺豚一蓋幻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  
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六  
七尺年二十也

迂闊

田文以鷄鳴狗盜之客脫一時之急蘇氏謂道德禮義之士則能救之於未危無用於客也蓋六經道制治於未亂隆古居臣崇禮尚義思患預防所講明所設施動為久長遠大之圖無急利近功之意凡逆節亂萌室之平居不待暑而為之地故治安長保後世務求近效旁蹊捷出行險僥倖幸而集事則曰吾不假彼之深謀遠計而功業以就不知一有踈虞橫潰四出而不可支此叔世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儒

本六經言往往張皇於安平之日及事至而為之圖必推迹禍原亂本之所在京其端萌而圖之而舍經行權又所不屑故見儒之迂闊乃大遠之謀謨深長之思慮也余謂時居世王倉卒名知務者間假多迂闊儒者倉卒似迂闊而間暇則知務也

祭求陰陽

祭與際同人與神接際也人死魂氣歸天屬陽體魄入地屬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也古人灌用鬱鬯接鬱鬯香草以鬯釀酒加鬱和之酌則酒氣氛陽上下求

死者於陽也灌之地求死者於陰也祭者無所不用其情或死者之可格也殷人求諸陽用聲樂周人求諸陰用鬱灌樂為陽禮為陰也程泰之衍繁露謂秦漢以前五嶺未通祭用鬱鬯王度記云天子鬯士蕭庶五嶺通旃檀之類行上國鬱鬯遂廢然則今人艾神事尚香火求諸陽也爾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與夫日食擊鼓雩舞女巫皆隨陰陽施之鄭玄釋禮曰煙亦以氣上通也

周公瑾

周瑜事吳世第以赤壁戰奇之余按三國與權頡頏者曹操劉備二人而皆入瑜計度中方劉備依權瑜請從備置吳宮館女色以秦之分閔張各一方以事攻戰臨死又表權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而權不從曹操赤壁敗還瑜說權取蜀結韓遂馬超於閔中晚操後還據襄陽躡操北方可圖也權亦不從二說皆中曹劉肯綮使權從之更假瑜以年功業當超赤壁數倍備之帝操之篡可復許乎瑜捷赤壁年二十四死統二十十六此雖夭死則亦足矣

司馬懿

諸葛孔明司馬仲達相際一時孔明前後六出伐衛魏而仲達不敢西向發一矢孔明用草創僅存之蜀而仲達撫操正積強之魏人才不待較而知矣然嘗聞石埭其令君曰仲達譎雖不如孔明正而仲達高於料敵斜谷之後懿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兵依山而東如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已而亮果登原遂以敗聞亮遺使至懿營懿不問軍事聞使言亮日食三四升罰二十以上皆親懿曰諸葛孔明食少事

煩其能久乎已而亮果卒相持既久懿知亮銳於一戰但堅壘困亮雖遺巾幘巾而不辱且譎為卒毗制已不露怯戰之機使亮堂堂之陣更無所施李左車之策不行於當日之陳餘而行於異時之司馬懿謂懿不智可乎及亮以喪歸懿按行亮之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亦有為而發時有所忌者在行懿謂孔明如此奇才尚困於我彼不逮孔明者當如何蓋借此形役也凡此皆仲達譎處史未究見故沒不書石埭讀書最博奧僻無不搜根未叩所忌為誰

事非智力所及

東坡叙兩漢之變曰高帝平天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四王相繼仆滅及呂氏之禍則由後族呂氏既滅而吳楚之憂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昌也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文景之世以為諸侯破弱則漢可百世無憂至武帝諸侯之難已衰匈奴之患方熾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既無足憂匈奴又已臣事於漢然卒至於中絕不救則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

懲韓彭之難中監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黜削王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黨錮之禍起士大夫相與游談以為一日誅宦皆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誅宦官無遺類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所憂者凡六變而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數語盡漢曲折余嘗因是合古今世變論之秦革封建限匈奴焚詩書慮至悉矣而禍及出於搢笮之成卒魏制母后不得臨朝禁御諸王有同

奴隸而姦臣竊鼎歷晉隋如出一轍唐懲安史之亂倚重藩鎮而藩鎮卒為禍貽宋懲五代之弊削尾諸侯而前後兩困北狩由此觀之天下事始非智力所及也

### 史記世系

子由古史譏司馬遷史記輕信而踈略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望勾望生蟠牛蟠牛生瞽叟生生舜自黃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興何舜遠而禹近也叙黃帝至湯凡十七世湯至紂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八世而叙黃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後湯六百年興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紂遠而武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考遷之繆也

識遺卷第六

識遺卷第七

古羅羅壁

一體具體

左傳紀人名

承露

莊子

古銅代金

龍門

戰國說士

鄉舉里選

老彭

治貴審時

將老

帥職

服食為本

江河淮汴

張道陵

對獨說

一體具體

子游子張子夏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晦庵集注一體一肢也具體有其全也又



曰體段也皆就身體言之雙峯饒氏曰吾道所謂全體仁義禮智信也具體而微者五者皆幾焉特棘到至處各具一體則仁有餘者或義不足禮而得者或信而虧蓋子雲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之說視肢體之說尤明切

左傳紀人名

左傳紀人名既名字並舉又或族里爵邑謚號錯布一事之中如稱士會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稱卻伯曰嗣伯又曰卻獻子稱荀林父又曰栢子稱

先穀又曰焜子稱公子呂又曰子封稱裂繻又曰子帛此類不一後來杜子美作詩爵名里字亦備著如曰杜陵曰杜曲著地也曰臣甫曰子美者名字也曰拾遺曰省郎著爵也蓋取法於傳而以詩參之文王有聲詩稱文王曰王公又曰王后曰皇王亦備著一詩先儒釋云詞之不同以見美之不足及覆備詠詩之體也

丞蠹

勢不足倚曰冰山乃唐張彖鄙揚國忠之言李湛鄙

二張復曰海市蜃樓按蜃大蛤也韓詩外傳云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見文昌雜錄者登州每晴齋海之煙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鷄犬往來之狀蓋蜃吐氣為之旋復消滅登人謂之海市東坡詩謂所見皆幻影是也二喻未出戰國策曰城狐杜鼠莊子復譬豕蠹曰豕蠹擇踈鼠白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撓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冰山諸喻所習用若豕蠹則少援者

莊子

文章設喻則深婉而于喻最難至一事數喻尤難獨莊子百變不窮姑即明白者著之如喻身用之厚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不可得乎又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三千歲矣王巾舒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又曰祝宗人臨牢柵說坻曰吾將三月爇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如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汝為之乎為燹謀者

曰不如食以糟糠循之牢都之中三喻意同而事異  
喻不可語道之人曰有鳥止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大  
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悲憂眩視不敢飲  
食又曰咸池之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喻斷壤真性曰伯樂治馬  
曰陶者治埴曰匠者治木喻陳言不可用於今日古  
人糟粕曰已棄芻狗曰舟不可陸曰狙獾衣周公之  
服曰醜人學西施之顰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  
一之守曰痾痿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呂梁蹈水曰辛

慶削鑿各數易說每易每奇若庖丁解牛事曰手  
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林竹溪謂如  
畫出一屠牛人者然嚮然奏刀騞然如聞其離析牛  
體之聲導大竅批大郤技經肯綮之未嘗彼節者有  
間而刀刃無厚每至族族視為止行為達等語則牛  
身之骨節理絡屠者之難易伸縮皆著之筆端豈不  
為千古文章之妙廣人郭詵謂莊子言大如鵬徙九  
萬里而六月息極天下之大如蝸牛之角能容蠻觸  
之戰極天下之小言久謂冥靈以五百歲為春秋大

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言近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則行填墳視顛顛弘居居起于于如標枝如野鹿無為之象可掬言後世則蹙蹙踈踈澶漫摘僻屈折縣跽齋結卓鷲鬻卷搶囊作為之態備盡言子貢之富則軒車不容巷言曾子之貧則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各臻其妙自謂瓌璋諛詭可觀信哉但陋仁義禮樂而偏道德詆訾堯舜以來之聖人而崇老子舍棄人事一付自然所以得罪名教為異端之學

### 古銅代金

舜典金作贖刑呂刑罰百錢皆釋銅漢罰用金贖死為銅四百一十六斤唐贖死為銅一百二十斤按禹貢揚州貢金三品銅與其一故銅罰例曰金漢賜臣下誠用金者直書黃金考古金多無如漢高祖予陳平四萬斤賜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賜袁盎五十斤宣帝賜韋賢黃霸各百斤賜竦廣受二十斤太子加賜五十斤賜高祖功臣後百三十六人各十斤豈為天下國家用故亦不為天下國家惜乎若飾土木言金

無往西都建章賦曰觚稜棲金爵三輔故事著金爵  
銅鳳長安門甘泉賦曰金鋪交映也揚雄  
解嘲曰歷金門注亦曰門旁立銅馬因號金門古帝  
者富有天下猶以銅代飾土木後世琳宮梵宇例真  
飾金何也

### 龍門

禹鑿龍門導河意穿其山之過水者而已滴水李  
氏記其事則不然謂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臨  
大河上建禹廟乃禹鑿山通河水出處也河自古長

城外南注中國至安國嶺下凡千餘里兩岸尽壁峭  
立大河盤束怒爵石硤間至此方山開噴風

揚霧如萬雷鼓天而下莊子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  
里蓋寫此禹像冕服承首祭諱用承用則大風拔木  
發屋災被百里觀此則暴鯁點額亦見魚力之上莫  
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若上流乃古朔方處党  
項之裏宋苦西夏嘗有陳熙河據西夏上流於舟  
順流下出會州腹攻靈夏者朝廷下其議熙河漕臣  
李復奏曰契勘黃河過會州精山石硤險窄自

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舡豈可行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又分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

合逆流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朱文公謂禹貢言貢賦之路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古未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又若此何也余竊謂

興靈以外之河古當狄境自書記雍州貢道之後狄之窺中國者何限曾未聞有道河入渭汭者則龍門

上流行舟必艱復之說疑有據按河出崑崙于闐合流東注蒼蒲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至積石出故禹導河自積石自積石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龍門凡三千餘里

### 戰國說士

葉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歲賓興諸侯貢士進得士天子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等目厲王無道周法浸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馴至平王東遷京師之學先隳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高者俛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士之無歸者降為大夫家臣孔門弟子皆為之獨顏閔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

吞滅日尋干戈及遭離亂為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  
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儒  
亦千里見梁且語勾踐以遊重輕平原輩資士以重  
其國幾數千人士之變詐縱橫輩至以口舌重輕入  
國列國之主為之擁篲先驅側行徹席時可知矣至  
秦此習未改於是坑笑之禍起焉其實皆因於士之  
無歸也

即舉里選

封建不復里選難行緣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諸

侯王城二百里外又責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鄉六

遂二百里之間諸侯封國鄉遂此閭族黨之內塾庠

序之教行故行藝之考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

禮選舉之說曰閭胥此為閭凡春秋祭祀役政喪

紀聚衆庶書其恭儉任恤者族師為之月吉書其孝

弟睦姻有學者黨正下大夫正歲書其德行道藝

州長中大夫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

過惡而戒之鄉大夫帥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

藝而興賢者能者蓋人之賢否非久與居莫辨真偽

父與居者惟隣里鄉黨故黨庠序乃審察人才之要  
按古庠序皆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也則及於  
孝塾漢季校不立士與講論者令肄業大常後世以  
未始有越鄉違家後世井邑既亡學校又廢郡大者  
羣居聚食就孝者綿地千里如漢委郡國察孝廉郡守拜罷不常不能  
熟其人之賢否往往濫舉者多魏郡置中正九品一  
人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後任愛憎通貨賂取闕  
閱職名中正實為姦府元魏惟簡年勞才否不辨然  
漢公府辟奉之法尚近古群縣屬吏掾曹許各辟於  
其長經郡縣辟者五府史辟經五府辟者公卿始得

推薦故士脩於家聲聞達於鄉閭則辟書交致至縣  
令以上始赴尚書選調一人之身閱歷者衆漢吏多  
得人周官人之法論之鄉里告諸人事隋唐未易以  
詞華設科行藝已闕置然矣猶察時望錄之至宋置  
棘糊名則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權衡於命  
之有無特假詞華彰施之爾愚謂科奉流泛封建不  
復選奉難行若只徇時論取人則王莽未得漢柄析  
節為恭儉虛譽隆洽囂殷浩未出天下皆謂深源不  
起如蒼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惟其文行莫與為比



堪充選卒雖國皆曰賢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毀  
譽難憑則湖季經義治道邊防水利置齋實取人之  
規虞廷納言試功一節實審才之實蓋人各有能有  
不能就其能之著而取之真才出矣按孔門四科論  
人賜達由譽亦  
不專主文章德行  
則偏徇豈不是獎後世取人但言語一科不知世固  
有坐談則勝行之實事缺者禮樂訟獄財賦兵機素  
未經嘗則選以事多廢而歲月淹久負格及付以斷  
國論謀王室當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不問也所以政  
以人弊國以人亡

### 老彭

事惟近於人情者可信傳記述彭祖老僖各有詭異  
難憑之說年皆數百今撮識始終彭祖姓錢名鏗封  
彭城故號彭城祖以斟雉養性事堯仕夏為大夫仕  
商為事周為柱下史彭祖傳云商世已傳三百  
歲列仙傳云喪四十九妻至五十四子壽七百又云  
而書獨云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其繆蓋周也但如僊傳所云彭祖皆壽其一身不  
能延長其妻子其僊亦德矣老僖臯陶後姓苑者

臯陶為理為理官因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  
傳行李行理無二夏商時已有李氏姓氏書比李新  
舊唐書乃皆謂老子生李下遭亂饑食木子得生因  
姓李葛洪神僊傳又謂老子無父母姓李皆無為妄  
說也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玄祿字  
伯陽甫生能言生時皓首方瞳長眉幹九尺耳七寸  
而參扁故復名耳字僖與鷄同邑于苦之賴亳州衛  
東有賴鄉即老子生地有桐漢志以老萊子筮醮為  
二人按莊子書孔子問禮于老聃高氏傳云孔子至  
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班衣戲母側所問皆禮  
事二老傳皆曰楚人又萊先賢以為老聃之轉切疑

只是仕栢莊出為柱下史仕簡靈世為守藏吏平王  
一著道德孔子沒後十九年西入秦歷流沙化胡成  
佛見秦獻公又後孔子百餘年其壽以為二百七十  
又曰四百四十又曰不知所終然鄂縣柳谷水向有  
老子墓余按老子著道德經清淨無為外無半語及  
晉葛洪著神仙傳始列老子於仙昔之推黃帝者曰  
壽三百大載禮述宰我問孔子云黃帝也何以能  
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異其神  
百年久而人用其教百年切疑彭老子壽猶孔子論  
云特傳記  
神異也

治貴審時

論秦政王莽曰秦焚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  
姦言殊塗同歸俱用滅亡蓋謂書不適用讀書與不  
讀書一也魏鶴山嘗嘆孔孟著書未及行及其輒輟  
歷聘熟諳世故又洞識前古使其獲用弛張必當至  
秦大肆暴經皆出於漢儒掇拾先王制度雜以秦糾  
漢繆甚則胡制鄭王賈馬箋註多是以後王儀文臆  
說三代令典故經著義理綱常萬古不易右建置織  
悉隨時之宜可也夏禮而杞不足徵殷禮而宋不足  
徵孔子時二王之後猶存而皆云然後乎孔子者文

獻又可知矣韓魏公規荊公新法曰古今異制貴於

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非一

程子曰經焚  
禮書多出漢

儒附會不可  
一追復

後世眩於太平六典之名執於周公制

禮之說一用於王莽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而治

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聖人而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正已各不侔何嘗殷

必循夏之迹周必襲殷之制况事久必弊弊久則更

豈有執而不通之理漢崔寔政論曰濟世拯時之術

豈必體蹈堯舜乃理哉期於補綻闕壞支柱傾邪隨

形裁割措斯世於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對葉公景公  
問公問政各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奇偉所聞簡忽  
所見烏可與論國家大體哉後世言三代永固以封  
封建不三世而太康失國幸而再集者少康之賢明  
也幽王之天下亦非無封建一無道而四夷文侵奉  
而復古者宣王之修攘也春秋諸侯之弊極矣周以  
微弱乃載祚數百豈諸侯於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  
以各爭強太不能相質周幸而傳爾秦變以郡縣而  
弊於竒暴漢易以寬仁而制於權臣晉弊於權臣隋  
善治者亦惟救偏補弊而已無拘說也又有弊又曰孔  
子作春秋褒齊栢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  
武之道哉誠達權知弊也寔此論足以尽美三代之

蔽矣余嘗謂唐虞治道萬古冠冕究其設官惟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職之可紀者禹平水土續  
教播種契敷五教臯陶為士與夫垂工夔樂伯夷秩  
宗而已何嘗瑣屑如周禮哉矧治道貴安靜設官既  
冗則巧拙雜進天下始病矣司馬溫公曰叔向有言  
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謹擇忠賢而任之法制不  
繁而天下治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  
益多防閑益上下勞擾而天下亂漢唐而下君道  
雖不盡純而漢文景以恭儉致太平唐太宗以仁義

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亦則推其人而已不在  
盡循古制也酌頌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  
不漢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  
蘇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  
不悅縱有禮典明文無補於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適  
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又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  
其方天下無善教

### 將老

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翦老而怯後卒將翦而克漢宣

帝將七十餘之趙充國遂平羌光武將鏗鏢翁之馬  
援遂定蠻晉鄧艾平蜀王濬平吳皆年七十他如呂  
尚八十遇文王百里溪七十于秦繆晉重耳六十二  
反晉國酈食其六十二遇漢高唐裴度郭子儀身益  
老國益重蓋經歷多思慮精卒措審往往以老得之  
張南軒嘗評充國之將曰將之失徒負勇而課充國  
曰兵難喻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忽事如此將  
之病患急近功充國屯田為久計圖其萬全將之病  
患好殺不恤百姓充國圖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為政

豈少年尚氣貪功者所及哉

帥職

南軒帥荆遺晦菴書曰其受任上流軍卒責都統財賦責總司吾帥臣專以固結人心為本使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兵財帥大務也而民又最為其論職可謂約而事要矣

服食為本

禹別九州冀為王都獨不言貢篚近王畿曰甸服甸為天子治田賦專出穀蓋王畿地大夫衆四方根本

所在急在衣食故畿內百里納總禾本二百里納銍

禾本三百里納結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

食為重也宛豫青近王畿宛貢蠶絲豫貢絺紵織纊青貢鹽絺絲棗凡以衣為重也餘州之貢宝玉玩好而已洪範八政先食貨幽七月周公陳先公風化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以民專皆諄諄農務以此見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於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轉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河河汴可聚西北

之漕江可聚東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實江湖脈絡可

聚中原之漕按洛以入河溢為滎史記文潁注滎水引河東南為滎以通宋鄭陳蔡曹衛

而洛汝淮泗會于楚即官渡水也詳此則汴古已有後世以為始隋非也但前賢明此水不一或謂上名

鴻溝下名官渡張華謂鴻溝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謂汴鴻溝官渡為三水張伯謂滎引河東南注至大梁

浚儀分二渠一為官渡一為鴻溝汴別為渠今汴自西而東鴻溝橫亘南北但三國袁曹相拒官渡沮授

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其餘小水隨地所出俱達江則官渡自黃河

河備著禹貢淮出桐柏山溯汴北通河而南不通江

故禹貢述江水沁于海而後入于淮左傳謂吳夫差

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濟孟子曰禹非淮泗而注之江然禹貢禹平水土之書

果通江淮必述之矣兼古封國各有限域以唐虞五服制較之淮且居荒服外况江表乎故孟子之說可

疑春秋吳憑陵上國至北伐齊與中凡水水力不同國之盟會乘便取捷蓋通江淮之始

舟載亦異唐劉晏轉漕給關中初槩以船運艱阻百

端後察江船不可用於淮淮船不可用於汴汴船不

可用於河遂隨岸置倉貯載因相水之宜用舡運遂

無阻河至龍門扼底柱險復資陸運入渭按唐運險

開山路十渭淺深不常隋興鑿渭自興東至潼關八里始濟

凡三百里名開通河然後關內之運通利唐以來潼

關有變河汴不通則江運溯漢入武關以達長安按

水鄧州計六七百里至武關但漢上流灘險不若河  
至洋川始陸運出扶風  
渭之易唐未及朱梁初都洛後梁以樂運艱改都汴  
汴中據江河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而處勢平曠天下  
有事乃四戰之衝須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  
必曰長安金陵蓋以運便而險塞也長安襟山帶河  
沃野千里地產  
多可富固古号陸海金陵前控江淮後引甌越左通  
荆襄右達吳會外則長淮沃壤千里桑田魚鹽之利  
甲天下內則交廣海錯之珍東南貢江左第一形  
勝也宋南渡初李伯紀胡安國進計皆請措置荆襄  
為根本按荆襄地夷曠胡五峯嘗謂欲退守江去則  
襄陽不知建鄴欲進陽二公蓋取中原則建鄴不知  
襄陽二公蓋取計也

張道陵

漢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  
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升諒百  
二十歲而印邵伯温聞見錄著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  
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  
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  
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居其衆曰  
鬼卒日祭酒日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  
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道



家今祖陵為天師初只後號唐始定封也

對獨說

程子曰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朱文公廣為一中又自有對之說又曰乾尊坤卑不可並立蓋尊無二上意也以類推之君對臣必君令臣行父對子必父召子諾夫對婦必夫義婦順天對地必天包地外陰對陽必陽生陰息日對月必月受日光此對而必歸於獨可言也若中國對夷狄君子對小人兩耳目手足之對若之何一之馮億可曰陽一陰二邵康節有是

言然三綱之正九疇之叙雖夷狄小人必籍是以立是數者非中國君子莫致之則中國未嘗不為夷狄所利賴君子未嘗不為小人之幷懽也若手足雖對然左不如右之便耳目雖對而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則亦無害其為獨也於父子尊卑不並立之說有矣矣

識遺卷第七

識遺卷第八

古羅羅壁

天即理

倉頡

軒轅黃帝

陶唐殷商荆楚

堯舜病博施

預讓

飲器

射日補天

經解

玩物之戒

夏后氏

大城多兵

武士不恤

過百為壽

豪傑不苟就

三教

耘耔

天即理

織緯之學未興古人自信多託之天堯舜讓賢俱曰

天之曆數在爾躬湯武之興曰天命弗僭曰天祐一  
德曰天其以予又民曰天矜于民曰天必從之等語  
徃徃借天為訓宋文公謂事不出於人則出於天天  
即理也凡合於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為者皆謂之  
天桀紂之暴如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臣而同  
心八百侯而畢會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容者湯武  
順之則天逆之則人其謂之天不誣也左傳曰天誘  
其衷曰上天之鑒夫豈有誘奪之迹哉行事順理而  
治殆天啟之行事逆理而亡殆天喪之天且不違權

於理之逆順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先  
儒解天因舜之行事示以與之之意堯舜子不肖便  
見天不久堯舜之天下啟賢能繼便見天欲久禹之  
天下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禹治水彛倫攸叙箕  
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謂禹能順水之性不失  
高下之宜蓋天錫以知九疇之叙故無逆水之失漢  
儒不審乃拘於洛書龜背本文多少之較詳書洪豈  
貞知天者况太古文籍未生天果以龜文示人亦未  
必有所謂不一石字三十八字之詳也又按易繫孔

子只言河出圖洛出書即無龜龍之說漢世緯書起始曰龍負圖龜負書殆漢儒增也兼古人言災祥多卜以人事緯書盡益以神怪禹觀河見白面長人啟白狼啣鉤沈璧於洛而黑龜興之書黃魚雙躍用赤雀啣書白魚入舟皆禮緯稽命徵之辭故織緯皆起漢儒

### 倉頡

倉頡製字宋象皇甫謐輩俱言頡黃帝史官不知伏羲居皇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

管仲言古三五以前封禪者七十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亦言十二代之封有紀勒者千八百餘所其紀勒必皆字也晉索靖草書伏曰倉頡既王書記是為尚書疏張揖云倉頡為帝王生禪通之紀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邕曹植皆稱頡皇呂不韋稱倉頡亦曰史皇氏古謂字書為史則謂為史官者繆也開封府後儀有頡城論衡云學書諱丙日以五行書言倉頡死丙寅也

### 軒轅黃帝

莊子著軒轅氏後始有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六韜亦著軒轅氏在驪連氏赫胥氏之間軒轅自古帝王一號也古幣亦有軒轅黃帝之分軒轅幣作豈黃帝幣又作命則軒轅黃帝為二又軒轅以車得名軒轅觀轉蓬之風法製車輪軒車橫木轅車直木因以為號黃帝見大蚓曰土氣勝土色黃因號黃帝司馬遷不詳乃曰黃帝名軒轅後人從而亦訛執古為信莊子文古史記按河菑黃帝降禪德祖黃軒論語考曰軒知地利則黃帝單名軒非重名也

### 陶唐殷商荆楚

陶地名國始顓頊堯先居陶後封唐故陶唐並稱湯初興商丘後盤庚遷殷故名殷荆楚共一木名熊繹初國于荆號楚春秋初例稱荆公後始稱楚至秦襄王母名楚緯復稱荆

### 堯舜病博施

天不能長春而不冬常暘而不雨日月不照覆盆之下生長不施霜雪之時雖天地之大猶有餘憾堯舜其仁如天豈不欲衣帛食肉均於老幼而養有所不

給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王政必為之規豈不欲疲  
瘠殘疾鰥寡孤獨均獲仁遂而稟氣不足不能移其  
賦受之偏豈不欲窮髮之北不毛之地均入撫綏而  
風氣所限不容不聽之要荒之外故博施濟衆堯舜  
亦病秦皇漢武乃欲威服荒遠以示無外豈不繆哉

### 豫讓

智伯無後豫讓殺身以報非貞了死生之分者不能  
然人臣事君救過於未萌上也及臨事而正救為次  
也聽其君之自是非付其國於自存自亡而曰吾

能他日為之死斯為下矣豫讓義士智伯以國士待  
之智伯不可謂不賢讓不可謂不遇而智伯貪三晉  
之地締疵測韓魏之反張孟談啟韓魏之攻巧文辯  
慧而甚不仁讓曾無一語與其間猶為讓之忠於智  
伯乎逮其死也始吞炭漆身求殺襄子為忠君子不  
能不恨其晚也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  
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難不死亡不送可  
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為諫而見  
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為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

諫不用而亡送之是為送也故忠臣者盡善於君而生不蹈惡於君而死讓謂其死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吁棘二心之臣視讓誠愧矣以讓視嬰獨不愧乎故余於讓是其死不是其生期其節不取其智

###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史韻欽器飲音蔭漢書韋昭釋枰榼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漉便囊器也顏師

右引匈奴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證謂飲酒器如顏說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忍人頭顱豈俎豆可宜乎漉便釋蓋似之萬見春亦是晉釋但名虎子未詳

### 射日補天

羿彈十日之語昉見在騷俱謂天有十日射之但堯時羲和居之子名十日

### 九嬰大風封豕

長蛇等皆頑兇為民害堯命羿殺窳窳射十日繳大風戮九嬰

### 民害息則十日者非天之日

也共工氏觸不周山折天挂絕地維及女媧補天之

說見列子按共工氏霸九州實太昊之臣恣睢跋扈  
俶擾天紀女媧滅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女媧補  
天立極之迹也鍊石補天果人力能與否事不經見  
皆當理決血流漂杵孟子且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矧  
莊列繆妄之說荒唐之言乎

經解

六經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  
大成諸家經解前後不一自斷定於晦翁然後一出  
於正後學儻非經指授則泛濫諸家其誰適從今經

解有昔賢品題其當者曰易有伊川易傳大易粹言  
繫辭則柴侍講集解書有東萊說林少穎解詩有東  
萊詩記晦菴詩傳周禮記注注疏晦庵取之而王荆  
公王昭禹問禮解方博士陸農師馬博士禮禮解晦  
翁俱以為當又嘗言荆公經解有益後學春秋胡文  
定於虞賤之例尤嚴傳則東萊左氏說為最也後學  
儻循是索之不至以多歧亡羊矣

玩物之戒

漢文却獻千里馬者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



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宋武碎琥珀枕遺北征將士曰  
能鑿金創蕭道成治齊期黃金與土同價唐太宗還  
林邑鸚鵡曰鳥獸懷土亦與人同皆有超人識度也  
近世大賢呂文穆却獻二百里鑑曰吾面堞子大安  
用照二百里鑑王文正旦嗤弟百萬買玉帶曰自負  
重而欲使觀者稱好不亦謬乎有以硯潤售孫侍讀  
甫者孫曰一日得擔水才直三錢古人達理不為玩  
好如此國初人寶李廷珪墨石昌言至不許人磨或  
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墨是

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盡非人磨墨墨磨人瓶  
應未罄壘先耻

畋也文潘谷製墨必用

高麗煤前輩謂世無二子墨終不乏用人固愚尔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后氏殷周皆其人班固白虎通曰夏  
禹受禪為君故稱氏殷周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  
曰有虞氏亦以堯禪爾

大城多兵

古封建法行井地制定公侯伯子男之國隨提封廣

狹出車乘多少故有萬乘千乘百乘之別諸侯大不可陵小不可僭所以治安可久周東遷古制壞諸侯各以力勝王室不能為之制節小大始紊至春秋國自為政齊創內政寓軍令晉作被廬之法魯作丘甲城過百雉俱不可以先王之規律之矣至戰國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衛士勝孫吳輩出貴勢利尚作謀古制百不一存故趙奢與田單論兵曰古者四海萬國大城不過三百丈人多不過三千家以少戰足矣今萬國合為七戰國兵必具數十萬食能支

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欲以少戰可矣在奢已嘆不能循古况去古又遠者乎後世不審強弱動歆仁義飾兵恐不為湯武而為宋襄陳餘也故欲徇古制須封建

### 武士不恤

鄲食其棹三寸舌下齊七十城亦奇矣韓淮陰激於蒯通一語隨以兵囁其後更不計食其利害卒使身膏鼎鑊唐初頡利歸命太宗遣唐俊慰撫之李靖李勣謀曰今詔使在彼虜必自寬若遣萬騎襲之不戰

可擒張公謹曰使者在彼柰何靖曰唐儉不足恤遂  
勒兵夜發宋紹興間兀朮入寇韓世忠駐兵揚州奉  
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相待盃一再行更牌沓至  
良臣問故世忠詭曰有詔移軍守江即命撤爨班師  
良臣方去世忠麾軍踵其後設伏大儀鎮良臣至虜  
虜問世忠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兀朮乃大發子趨江  
遇伏戰敗還泗上責良臣賣已歆烹之良臣好詞得  
免舊傳已

帥自蜀入援舟次金口  
扼敵不得前亟遣將其岸戰戰方酣而帥舟已取

蓋兵尚詭道螻蟻萬命取決一特不容自  
已然好戰嗜殺之人残忍待之之方亦須識時量勢  
身在其間則在彼者固莫測而在我者亦未可知也

過百為壽

莊子及在傳杜預注皆有上壽中壽下壽之別孔穎  
達疏上壽百年以上孔安國傳洪範五福曰壽傳曰  
百二十年為壽蓋本老子人生大期百年為限過百  
而增是謂

按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  
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

官政六十曰耆指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  
年曰悼百年曰期頤王荆公註自幼弱壯強艾耆老  
等下皆著讀點其下學冠有室而仕指使而傳自為  
句總上十事各十年一目壽為過百之目亦有理

豪傑不苟就

古豪傑皆不輕用其身伊尹三就桀鬼谷子著太公  
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故孫武兵書著呂尚伊  
尹於反間篇以皆往來遲回二者間也張子房圯上  
一編屢以說人始說沛公馬援轉游隴漢不從授侯

陳衛之公孫述而從岸幘迎笑之光武袁紹禮郭嘉  
甚至嘉去之及見曹操曰貞善主也張賓見石勒曰  
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乃提劍諸軍門王猛聞  
栢溫入關被褐諸之溫不渡灞水遂去不就後寧事  
符堅晉屢徵謝安不起栢溫徵始赴之蓋小人之仕  
在濟其欲君子之仕在行其志於是可觀豪傑之志  
矣或勸東漢魏栢就徵栢曰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干祿求進  
所以行志而若此出何為哉遂以隱終大槩士之有

志於時者熟察世故魯中皆有素定之規度其人不足與謀萬鍾於我何加焉東坡嘗謂韓淮陰終身事業一見高祖即決之諸葛孔明用蜀只隆中初見劉備數語范文正公天聖中上萬言書欲致太平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司馬仲達號姦雄初亦韜隱後就徵曹操胡致堂謂孔明躬耕南陽既不從雉與爭鋒之曹操又不附可與為援之之孫權獨委身流離顛沛之劉備且三顧後起則措身之審又非徒較強弱而已

###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閔天堂地獄輪迴譏悔之非據理而論非過攻也若二氏自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閔尹騎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為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為仙此皆二氏各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佛地經云寶輪王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如意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下生為顏

子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  
景福二年易渫水縣南孔子祠為寺以孔子適  
楚曾經之地復改為儒童寺豈孔子真佛派也吁不  
能訶其繆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  
周素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  
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  
生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適預  
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書恒星不見於庄  
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  
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  
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豈生  
異人之祥乎

耘耔

毛詩釋耔曰雍本漢志釋耔曰附根謂代田之法一  
晦三圳廣深各尺椿種圳中苗生葉以上稍媪隴草  
因隕隴土附根每媪輒附北盛暑隴盜而  
根深能耐風與旱故所種實茂太槩除草附根則草  
腐根原因以肥潤耔乃耔之利也今農家習目之而

不知

識遺卷第八

識遺卷第九

古羅羅壁

星土

孔子不述禮

繫壤

田獵

五行寓數

詩從寺

制幣

萊

伊呂周公之將

宮府一體

姦雄入科目

丘勢緩急

王荆公

英雄不死

倡亂

以攻完守

古星土

古以星正時未占災祥春秋始有焉然燕為析本趙  
為大梁等說始戰國鄒衍之言左傳及之故昔賢疑

傳為戰國時人作至班固漢書直以秦魏周韓燕齊  
魯宋衛吳楚十二國分配二十八宿遂為古今不易  
之占但封建法行唐虞稱萬國夏商各二三千國周  
之初封亦一千八百國春秋時國名見經傳者一百  
二十四星則止于廿八春秋末十二國上與列宿參  
何也又晉在春秋為大國戰國韓趙魏分晉則晉裂  
為三今十二分野中不應列趙魏而缺晉至指鶉火  
為周地屬封據鎬西周固為豐鎬其在洛陽又隸何星  
乎魏陳卓於十二分野中復別以度数言星一次三  
次為天之一度言天一度直地三千里古制九州州  
方三千里服制則一州之廣僅當天一也  
故昔賢謂班固以國直星之說不若周官保章氏州  
配之說為正

孔子不述禮

古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孔子刪詩定書繫易  
脩春秋正雅頌而禮無的書故漢以來諸儒但言五  
經今二禮皆出漢儒先儒因謂制禮王者事孔子無  
位不敢作又曰禮以義起難立定制經多合禮義言



者謂禮當臨時以義斷行之如三代忠質文義尚子  
丑寅建正隨時損益事固有古宜而今不宜者况人  
性稟不同仁或柔義或剛聖人因禮節文使得其中  
故曰禮因人情禮記述孔子言禮有多為貴少為貴  
大為貴小為貴文為貴素為貴之辨至羔豚太牢之  
祭各求其稱則禮亦求其當而已漢儒二禮皆欲補  
聖人之遺但未析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如歷代樂名曰六莖五英韶獲亦不同漢唐以未日  
文德舞武德舞皆隨功德之異名之樂主和人心聖  
人不能強之必同  
所主者推正而已

### 擊壤

先時老人擊壤事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列士傳王  
充等說考擊壤只當為塊桴土鼓之義按諸書解壤  
字尚書禹貢黃壤白壤黑壤孔安國傳曰土無塊韻  
釋柔土也周禮辨十有二壤鄭玄注壤和緩之貌谷  
梁曰蝕內壤外壤雖音傷而縻信解壤亦謂隄穴地  
出土獨藝文及風俗通指擊壤為木戲謂壤木為之  
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三寸 戲先側一壤於地遠  
三四十步以桴中壤擊之故曰擊壤切意古人淳朴

未必為此

田獵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之獵皆曰田字與田畝之  
田同王昭禹釋周禮云 為人刈與獲利於田  
同為之圍與疆理同犄角鳥獸與耘同度可殺而不  
可亂所以獵亦曰田也

五行寓數

五行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 金生水水生  
生居中故 五行相生次第有生於無者生於微數皆  
金生水

以微著為次水最微居一火漸著居二未形實居三  
金體堅居四土質重居五若成數則皇甫侃以為金  
木水火皆資土以立猶仁義禮智必以信而存故一  
得五而成六三得五而成八二得五而成七四得五  
而成九朱文公河圖說實祖之

詩從寺

詩古人言志之辭孔穎達推其始於蕢桴土鼓之世  
蓋有樂即有節音節者章句之 聖人刪取為經以  
人情觸於外必動於中因美刺形為上之人采以參

已政之是非求合乎衆之所與故可以興可以觀所以有補治道為經也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寺九卿所居國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嚴密之役韻書寺音侍詩初音皆如字皆謂法禁所在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政乎礼義雖多淫奔之語曰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於訐美者過於諛甚至增淫導慾誇華闕靡豈詩之旨哉康節云自從剛後更無詩以無維持世道之詩也近代推杜子美詩為詩史知道者猶以不濟事少之故貢西山

選詩取於民彛世教有補者至孔子刪詩而無自作之詩商賙可與言詩孟子長於詩例皆無許苟無益鑒戒徒工言語无取也

### 制幣

祭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為度按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數鬼神之道陰陽不測也礼聘礼帛用二丈為端則寓偶數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

### 萊

周禮遂人頒田里之法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

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  
萊二百晦鄭玄釋郊外謂之萊萊休不耕者蓋大司  
徒造都鄙 謂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不易地歲

歲可耕者一易間一歲而耕再易間二歲而耕趙過  
代田亦是視地肥瘠更代田之他經釋萊但泛日草

### 伊呂周公之將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蓋兵家多尚詐力絕人命凶狠  
貪殘所以道家忌之若吳起韓彭輩身戮族夷且不  
終世然伊呂周公亦嘗為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蓋

不尚詐力但與世平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  
皆是遂其篡奪卒不永祚湯武漢唐非不用兵祚延  
千百亦其取天下為民除殘也此可是兵非美事用  
非得已宜其為幽冥所忌

### 宮府一體

孔明出師表曰宮中府中皆為一體朱文公嘗推明  
之曰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當吳魏之全蓋天下十  
分之九儻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  
是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內之所出日有以賊乎

外公之所立常不足以勝乎私是此兩國者又自相  
攻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國亦危矣以亮忠  
智為蜀謀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春秋魯謀  
叛晉季文子曰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未可以貳王猛  
勸符堅勿代晉曰上下安和權翼亦曰居臣輯睦乃  
知鄰敵謀人國家亦是其有車爭之際匈奴患漢元  
成之威孰與高武呼韓邪卒臣事者五單于爭立故  
也此強則見析衆則難權吐谷渾所以有并析十九  
箭之譬言

姦雄入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  
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兵勢緩急

燕慕容恪言兵勢緩急之宜曰若彼我勢敵外有強  
援恐腹背患生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  
于外力足制之者當霸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  
五攻此也魏李 曰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衆宜  
持久余觀古人去國遠闢之師皆以不戰困劫蓋兵

必資糧兵愈衆則糧愈不給愈遠則糧愈不及故坐  
困得策况戰爭攘奪之世民不得耕者衆而師旅數  
起又非僭石可給故餽餉最急又民以食為天苟欲  
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衆漢高拒楚始終據滎  
李密起事說崔讓據洛口倉王世充據東都趙充國  
亦為洛口倉後雖不終而一時皆取勝

計兵一人一月之食為米二斛四斗漢量未考與今  
量如何如  
月食八日二升今量為米六

千石宋隆興初傳金兵於河南者十七萬

未論人糧以十七萬一月馬草計之須二百一十

萬而驢騾馱

所以左車策趙韓信亦高

之但拘於守不免自困故左車深溝高壘不與敵爭  
所以為奇兵也充國魏公測兵必測糧可謂工於知  
兵豈虛聲所能恐哉

王荆公

荆公萬言書論教養人才與制祿又任之道古今無  
易也正史略之殆非不以人廢言之意其歸老蔣山  
往來以一點直蹇驢或告以筍輿便老公曰不忍以  
人代畜也弟宅舍為寺改築僅庇風雨後至稅屋以

居捨宅雖無義異乎貴盛而甲第爭雄者矣山谷謂  
公不溺於酒色則利一世偉人也且有荆公六藝學  
妙處端不朽之句溫公謂介父行義文章節節過人  
又謂金陵平生行止無點污神宗聰睿每事景慕三  
代不肯為凡主政惟荆公書足以動之惜乎衆君子  
不合遂至引用小人以誤國所謂大體既差細美莫  
贖是也

英雄不死

晉公子重耳遍歷諸國艱阻備嘗卒霸晉沛公屢厄  
項羽范增切切殺之卒兵漢劉玄德在三国孫曹謀  
臣周瑜苟或皆請早圖中間敗於呂布困於當陽備  
之不死者不能以寸卒帝蜀燕慕容垂降苻堅王猛  
權翼皆請謹其條籠垂卒復燕增瑜猛事三君最信  
重者於此更不能入他如栢玄妻識劉裕慕容紹宗  
知高歡隋文帝唐高祖皆以相表為時所忌趙太祖  
方面大耳免於周世宗皆未嘗無驅除之心數人悉  
全身濟大業又如曹操就擒於呂布之戰宇文泰墜  
馬於季穆之扶高歡逸身於賀拔勝之槩韓信得釋

於滕公一言往往瀕死而生蓋天將興之誰能廢之  
殆非智力所及也

### 倡亂

陳勝亂秦張耳陳餘請立六國後自樹黨且益秦敵  
楊玄感亂隋李密請乘煬帝在遼急趨高麗扼海岸  
使不得還高麗聞之必躡其後則腹背受兵天下可  
撫而有也黃巢亂唐未踰年江浙淮甸東都長安兵  
禍皆遍唐智不及謀勇不暇施鎮戍皆散盜賊滿天  
下唐卒以亡三人倡亂所謂盜亦有道也但余考多

緣人主失乎人心不在敵之衆多也故七國叛漢敵  
非不多然高祖文帝之法制未變七國易于撲滅穆  
王西遊徐偃稱亂然文武之德澤未斬轍還而周室  
再祚蓋人心未去故姦雄之謀不行若秦隋季世思  
亂者衆唐末君昏蕩不可收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又曰衣幣生蟣蝨肉腐生蛆蟲自然之理也

### 以攻完守

城守雖以逸待勞而拘於園土則困餽不繼則飢將  
有不攻自潰也故善守者必以攻周宣中興截彼



淮浦王師之所守有在矣而日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則守不廢攻也戰國韓趙被兵  
孫武救之皆疾走魏都故曰解亂不控拳救闔不

漢高守滎陽拒項羽方滎陽之守未備先遺羽  
奔梁反書使羽力分於彼布紆我其後守滎陽既困  
則南出武關引羽東兵以休滎陽京索間且使韓信  
得輯河北收山東而漢有天下太半徐還滎陽則漢  
守完而羽地狹矣垓下之圍天下之兵叢焉羽安得  
不亡大率好謀能聽功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及周亞

夫亦先委梁餌矣而身出武關制之又攻其所不備  
也宋末儒帥當邊寄者多尚城守王登帥荆柯竭以  
詩云一圍上裏作規矩以此平戎計恐疎我欲守  
株難得免彼專滅水易枯魚直須日論上條書登大  
時櫛散盡赦出河南二石卒便敢石勒上條書登大  
是之咸水枯魚謂  
擾耕收徒人民也

識遺卷第十

古羅羅璧

天榦地支

古樂

夢卜

園扉

名犯聖賢

服節

杜稷

九夷

矢宇

創業之主誠直

文武取人

度才

御小人

東南國勢

荆襄

前定

真官曆

月受日光

文尚喻儒者生殺

天榦地支

陰陽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名天榦子丑寅

邳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地支其配甲乙未<sup>木</sup>丙丁火  
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亥子  
水辰戌  
土榦支皆分配五行也然十榦配五  
行合而類五十二支配五行合而  
陽數  
屬天故奇圓為天四陰屬地故偶方為地  
天地非  
十又奇函偶隲包陰天統地也支  
本十二而  
天也二氣錯綜萬物  
化生故分陰分陽必曰動靜互根云

### 古樂

書論韶樂之感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虞賓在位羣后遜德<sup>虞</sup>下管鼗磬<sup>於</sup>祝歌笙鏞以間  
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子京謂此後夔推美舜德侈言之非真有鳳儀獸舞  
也蓋樂作之朝廷郊廟有宮室之嚴有階陛之阻有  
營衛之密鳳獸山林物安得至此鳴舞於羣后衆賓  
間耶若祖考來格亦豈儼然見之乎又夏王懋德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等語說者亦謂誇  
美聖德之辭周禮言樂一變致羽物川澤之示再變

致羸物山林之示三變致鱗物丘陵之示四變致介  
物土示六變致象物天神又云六變天神降八變地  
祇出九變人鬼禮史記述師曠鼓琴曰一奏玄鶴二  
八集門再奏延頸鳴舒翼舞復鼓雲從西北起大風  
至兩隨之飛廊瓦其後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漢武用  
棄甘泉亦有此等語余嘗謂古樂固不敢知今樂但  
晉魏以來明音者多矣未聞有此髣髴何耶想亦史  
氏詩辭或聖人德動天地行通神明所感不專樂也  
不然經史之論荒矣

夢卜

六經信夢卜其語不一余謂憑以決細微可矣將相  
係因安危才否未諳但參夢卜可乎高宗夢傳說俾  
以形求一旦晉靡惟肖置諸左右爰立作相更無疑  
議堯舉舜側微詢四岳試諸難舜傳禹驗之治水委  
之征苗參之歷數狗詢謀龜卜而後定高宗以一夢  
立相何易也後世固有奇才不次用之者然多見之  
搶攘猝急之際若齊相管仲以鮑叔為之先漢高  
將韓信亦蕭何薦其入敗繒屠狗之流皆職其有一長

始乃奉用未聞以想像決也史記著文王取太公亦  
決之獵卜然孟子言太公之出曰太公避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养老者  
其出實太公就之又曰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以親聞道於文王也豈有不平日師資太公之才  
德而徒以旦飛熊之形象乎則卜載歸詩之說史遷  
無謂也

修和有夏之佐曰有若虢叔闞

南宮括則

太公一語至武王

予有亂臣十人說者始益以太公詩述武王牧野之

戰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太公特以韜畧為武王  
兵師遷未詳也切疑書曰

立早偉故

假夢卜神其入不知昧於聖人審重之旨也或又謂  
高宗識傳說武王識太公而衆人未知故假夢卜進  
之余謂此後世君臣相詐之術非所以論聖矣

### 園扉

古園土園扉按園圓也圓中規規圓主仁矩方主義  
獄名園者欵吏以仁心求其情乃仁以義斷也園土  
周獄名歷代名獄各不同夏曰均臺殷曰美里秦曰

固固漢曰若虛魏曰司空

名犯聖賢

後世諱犯古人不一若聖賢名姓例不避則通矣唐  
堯禹舜帝王冠冕而漢有唐堯為 梁有虞舜官太  
常薦明堂議成湯殷之盛王而漢有成湯按湯名履  
陰因以地号曰成湯猶言成周然犯顏回孔門高弟  
雖非似名而其聖人相犯亦不雅而晉有顏回為羗師書兩伯夷一虞秩武宗論語西南  
宮括一問中共工氏霸九州而舜時垂官共工相  
類曾參殺人而孔門曾參見疑羿善射一帝嚳之臣

一有窮之居然則漢以來兩龔遂兩京房之類無恠矣

服節

易繫言上古喪期無數尚書言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則三年喪唐虞時然矣禮記言服制法象天地蓋齊  
斬三年則氣歷一閏期象歲一周大功九月更三時  
則物已成總三月則一時之數法天也小功五月象  
五行法地也故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豈  
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按唐虞前吉凶無二服郊特  
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皇氏謂鬼神幽鄭玄曰三

代下冠衰始異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孔氏曰三代來制始不用齊冠故夏毋追殷章甫周委貌各以冠別而白布專為喪冠

### 社稷

禮社祭土其神曰句龍以治平水土也稷祭谷其神曰后稷以教稼穡也地廣不能徧敬故封五土為壇而祭之穀多不能盡祀故聚而五穀為墀而祭之然獨祀粟者以首種為百穀長爾雅粢盛亦釋稷土神之祠於家曰中雷

陶窰詩曰陶復陶穴是

也其中穴明雨四雷之因多室中曰中雷後世易為屋漏朱文公謂當於屋中祭之

### 九夷

孔子生衰周歷聘不遇固是道大難容亦是諸國各有世臣把住如魯三桓齊田氏晉九卿不容聖人插手况世臣皆有無君之心孔子得政必所不容故輒環不遇聖人知道不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曰乘桴浮于海曰欲居九夷此豈真欲棄中國即夷狄哉蓋

深嘆中國無可與有為之人也九夷 張儀李斯說  
曰楚破南陽九夷內許沛鄢郢危南取漢中包九夷  
制鄢郢謂為楚地 孔子嘗聘楚使九夷為楚即之  
易甚何以嘆為按漢書班固地理志指九夷為 玄  
菟書宅岬夷之地箕子始封之國今屬高麗范曄後  
漢東夷傳言東方之夷有九種天性柔順易以道御  
至有君子不死之國且援應劭風俗通之言曰夷者  
抵也言抵天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豈聖人厭亂思  
治欲得柔順易以道御之國居之乎詳嘆意其九夷

只當如漢傳所指

矢字

矢非但兵械左傳文公十八年叙襄仲殺惠伯曰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莊子人間世曰愛馬者以筐盛矢  
以娠盛溺史記趙奢傳云趙使者毀廉頗曰其臣坐  
頃而三遺矢三國志吳主遺取藏中蜜蜜有鼠矢魏  
高歡妻微時然馬矢作靴唐安慶緒 馬矢以食東  
坡詩但彘天次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皆此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恐末世以台為口實漢高祖  
罵儒生曰迺公於馬上德之及其病却醫曰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益隋文帝

後人作鎮石耳皇后崩議葬地帝曰吉凶在人不在  
墓吾家墓地若云不吉我不得為天子若云不凶我  
弟不當戰沒唐高祖相隋國柄歸已群下請加九錫  
曰我秉大政自加九錫可乎且自尊而飾讓心切羞  
之宋藝祖削平諸國論南唐曰江南亦有何罪只是  
自家着他不得江南徐鉉為李煜陳子事父之說祖

曰汝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又曰不須多言但天下一  
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饗太廟有司陳禮器  
曰我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皆誠直不事諱飾故朱  
文公謂藝祖氣象剛明正大宜其言若此豈曹孟德  
馬仲達貽譏於石世龍也

### 文武取人

古今仕進之途曰戚寵曰貲粟曰世澤曰吏勞曰吏  
託而惟文武取人為正然唐人言能文不足佐時善  
射不足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制畧漢

武初讀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用之終文園令知其才  
不堪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却曰一劔非將事在  
運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噫文不經綸武昧方畧弊  
也久矣

### 度才

人之才各有限量裨謀野則獲謀邑則否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不可為滕薛大夫百姓之事蠢不如種  
敵國之事種不如蠡玄齡能謀如梅善斷姚崇知變  
宋璟持正黃霸長於治郡劣於為相魏侯淵長於設

變短於總衆尔朱兆將兵過三千則亂晉殷浩唐房  
瑄宋王安石初皆才望炳著及登要地例以虛聲誤  
國故相温謂浩為令僕足以儀刑百僚督師非其任  
也韓魏公謂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相則不  
可大槩今之用人者惟以年資計考不復審量材實  
往往受弊不思古以變典樂陶作士棄播種夷秩宗  
此皆唐虞明試博詢度其材之所宜任之終身所以  
世道稱治王臨川曰臯夔稷契在唐虞皆終身漢文  
景並美成康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此豈有

資叙年勞哉武帝舉霍光輔昭帝官榮位顯者何限  
獨拔一奉車卽不以資論也謝安當淮淝之役獨任  
一謝玄不以親嫌也

御小人

趙廣漢治潁川吏俗朋黨不可施治廣設鉅筭使相  
告訐由是奸黨散落張敞治京兆合境多偷敞求偷  
長赦其罪令致諸偷自贖由是無偷唐高宗幸東都  
命御史魏元忠檢校盜前後元忠取赤縣獄盜一人  
釋械以從倚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錢此三事皆

就其黨制之也宋西方用兵初命宦者監軍牽制主  
帥多失朝議改選仁宗問於夷簡乞詔官長自保任  
其屬後有功罪同之明日官長自請罷宦官

蓋使中閹自請罷則異日無覆出之患且不  
歸怨於我文潞公為相日穿漑渠會仁宗不豫司天  
言渠不利之故後議改川公請遣前言不利司天相  
之司天恐他日所穿別有妨已當其咎乃更言前穿  
方位無礙此二事各就其人制之也元祐初司馬溫  
公為相矯王介甫之失弛差役京尹蔡京希新旨五

日盡改之使溫公當時改作盡以此策待之則異日  
紹聖紛紛不致諸君子獨當其咎也伊川曰作新人  
才難變化人才易時諸人似皆可用且人豈肯其為  
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願為君子此等事教  
他門勝吾曹故人才在居相變化之爾侯仲良曰若  
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即是觀之古今局面更張失幾  
變化人才之機哉

東南國勢

揚誠齋言於紹興日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

闔閭子胥種蠡所以強霸用武為根本西控全蜀南  
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揚行密所以  
興起之地  
限其東三江五湖統其南北六

朝所恃以為固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

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之奇才此漢唐所  
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以為資而乃不能以自存  
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怯弱避人惜哉

荆襄

荆襄地要考之三國可證方曹操劉備孫權割據各

欲占取荊州故先主方有荊州魯肅說權謀取

以下東南控

則可撤宛洛下吳楚

蜀嘗假荊矣又爭於吳吳卒圖關羽全取

陽襄陽南鄉入魏

荆南郡零陵武陵入蜀江夏

桂陽長沙入吳禹貢今荆之地遂裂為三其後吳得  
荆之西守夷陵而北不得襄卒無以圖魏魏晉有襄  
并吳卒自襄始危驪塘嘗著論曰得江陵則可以窺  
襄陽固巴蜀失江陵則死以保武昌與九江武昌處沅湘洞

在泉水之會故

吳

之會故

宋齊梁為盛府九江處江西

得襄陽則可以通巴峽綴關輔失襄陽則必須保巫  
峽護江陵襄陽兩失則天下事無可言者余按江水  
原岷山出夔峽江實為長江上流孔明謂荊州利尽  
南海者此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出興洋襄陽實衆  
水上流庾翼謂進可以掃秦趙退可以護江流者此  
也漢水至武昌下其江水合失漢上流則水路中襄  
又可杜漢入江中流江陵上流之保遂為虛襄陽蔽江陵  
又杜漢入吳陸抗嘗言上流有警乃社稷安危之機  
當傾國拒之非徒侵陵小害也近代以墮甌視襄豈

特出孔明度陸諸人之下亦豈有方者

哉建

炎南渡李忠定胡安國切切荆襄蓋深考也

前定

大數皆前定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始皇盛

時預識亡秦者胡王莽未纂夏良賀言漢曆運當中

衰楊子雲太玄言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高祖至孺子嬰

二百年一隋文臨御卜葬者說言三十為三千二世為

二百晉牛繼馬後符元帝郭璞推江東其中原分合

至三百年當復合唐李淳風言武氏殺唐子孫宋興

已有過唐不及漢唐申

及寒在五更頭等

說舊傳太宗卜

世於陳希夷希夷曰寒在五更頭又

怯起運將及第五庚申而已未嘗言於江又五年理宗薨

十年祚移五庚申移又

冥官曆

趙清獻公平生所為夜必衣冠焚香拜告

寢即計一日食飲之費及所為之事

必求稱之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

學見之實踐如此東坡志林著蘇子

罪冥官曰子歸置曆一通書之所為

述、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余謂趙范司  
之在側也

### 冥官曆

#### 月受日光

天文志言月不能自明資日而明京房日月與星陰  
者也有形無光先師云月體似鏡其照處明不照處  
暗張衡曰日譬如火外光月譬如水含影故月光生  
於日之所射月暗由於日之所蔽當日則賦光盈就

日則光盡洪容齋五筆述太史劉孝榮之言曰月本  
無光受日為明沈存中筆談日月形如彈丸受光如  
粉塗月去日近則光一消漸遠則漸生明又曰凡天  
地之光皆日也如星亦受日光朱文公注楚詞援沈  
說且謂月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人見如鉤日漸遠  
則斜照而光漸滿又援王晉說日月生明之夕人望  
之則人在側但見一鉤至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見  
全明如有能凌倒景往參其間雖弦晦復光其全  
明詳諸說則月光常溝人立有偏正因見光有虧盈

非既死復生也余嘗因是驗之日沒天晦知天倚日而明取盆水置赤日中光輒印置陰處動靜隨之水受日光可推月光資於日矣星受日光之說亦嘗驗之德祐乙亥六月朔日蝕既晝晦星獨朗然日蝕光既星光自若何耶豈宋曆告終光固有常變之異耶

### 文尚喻

古人立言皆取象蓋即麗可以明細因事可以識夫理故詞每以喻而顯詩之多識禽獸草木蟲魚之名可證已若易龍馬龜牛魚狐鳥集鴻雉虎豹狗豕

豕鼠則鳥獸喻也

瓜杞蘭葦竹木芽枯株莽葛

藟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則草木備也戶牖藩廬節屋牀几枕扃舟車鼓輿輪輻斧斲甕缶筮鼎弛矢簋貳則器用備也月冰霜雨塗泥陂險淵田谷芴菑園

陸井石階衢城隍

則天地備也備

服飾則簪圭襦袂袂

牙頤面腹髮髻拇股肱心

### 儒者生殺

儒者未嘗不羨長生而其要在省嗜欲定形性老氏



之吐納修煉所不計儒者未嘗不惡殺生而其要在  
遠庖厨循禮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  
麋非郊諸侯无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老者五十  
衣帛七十食肉其夫豕未祭不田未祭不漁草木黃  
落不入山林釋氏之持齋奉戒所不取  
皆節以礼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故宋元著述家多  
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豕脫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  
索鄴侯于海內無有應也故岫截於篋中六十年餘亦不  
輕以借人

隆慶改元三祀姑蘇方山吳岫識

三川

識遺卷第十卷之終

兼  
書  
商

國

國立  
中央  
圖書館  
藏

